

云 南 艺 术 学 院 省 级 重 点 学 科 丛 书

叩问真理——戏剧、文化、哲学



YUNNAN ARTS INSTITUTE

蹇河沿 著

中国文联出版社

云 南 艺 术 学 院 省 级

叩问真理——
戏剧、文化、哲学



YUNNAN ARTS INSTITUTE

蹇河沿 著

中国文联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叩问真理：戏剧、文化、哲学 / 蹇河沿著. — 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2001.9

(云南艺术学院省级重点学科丛书. 第1辑 / 吴卫民主编)

ISBN 7-5059-3889-4

I. 叩… II. 蹇… III. 戏剧 - 文艺理论 - 研究 - 文集
IV. J8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056929 号

书 名	云南艺术学院省级重点学科丛书(第1辑)
主 编	吴卫民
出 版	中国文联出版社
发 行	中国文联出版社 发行部
地 址	农展馆南里10号(100026)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责任编辑	皮远乡
特邀编辑	殷海涛
责任印制	邢尔威
印 刷	云南新闻图片社印刷厂
开 本	850 × 1168 1/32
字 数	2060 千字
印 张	79.75
插 页	28 页
版 次	2001 年 9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3000 套
书 号	ISBN 7-5059-3889-4/J · 851
全套定价	180.00 元(全十册)

丛书编辑领导小组

组 长：陈 坚 吴卫民
成 员：袁晓林 李全泽 杜世贵
 李小明 陈 勇

丛书编辑委员会

主 编：吴卫民
副主编：李小明 陈 勇 王胜华
编 委：(以姓氏笔画为序)
 王胜华 李小明 吴卫民
 陈 勇 杨一江 苏新宏
 张建荣 武 俊

总 序

○田本相

云南艺术学院院长吴卫民同志,借我在该院讲学之便,邀请我为“云南艺术学院省级重点学科丛书”写一个总序,我之所以痛快地答应下来,决不完全是因为卫民同志是我的学生,而是我为他们办学的热忱和理想感动了,为他们在十分困难的条件下坚持学术研究的精神及其学术研究成果震撼了。

一个学院,自筹资金,将老师的科研成果,集成一套二十部专著和研究论文集的研究丛书出版,这在学术为人轻视甚至为人耻笑的时风中,在云南艺术学院百事待举、经费困难的条件下,无疑是一个壮举。这自然反映了艺术学院的领导办学的气魄胆识和战略眼光,我是十分敬佩的。

这套丛书是对云南艺术学院学术研究水准、学术成果的一次大检阅。

多年来,学院的老师们,在担任繁重的教学任务中,没有忽视学术研究,在自己的学科领域默默地耕耘着。有的老师的科研成

果,不但得到云南省学术界的重视,而且在全国范围内也产生了很好的学术影响。这二十部著作,几乎包容了艺术学院的主要的系科:戏剧学、音乐学、美术学、舞蹈学以及艺术美学等领域。既有艺术理论的研究成果,如《戏剧形态研究》(王胜华著)、《戏剧的发生与本质》(王胜华著)、《现代艺术哲学引论》(王卫东著)、《戏剧——文化与美学》(蹇河沿著)、《艺术中的意义和境界》(蒋永青著)、《艺术与审美——艺术美学论集》(孙伟科著)等;也有艺术历史的研究,如《云南现代话剧运动史》(吴戈著)、《论缅甸民族音乐和舞蹈》(朱海鹰著)、《先秦乐舞戏剧大事年表》(王胜华著)等。特别可喜的是对于当代艺术现状的研究,如《剧坛沉思录》、《当代戏剧诸象》(吴戈著)、《美术问题》(武俊著)等。在这些研究成果中,对地域文化艺术的研究,取得了引人注目的成绩。如王胜华博士对于原始戏剧的研究,以及相关的云南少数民族戏剧的研究;如吴卫民教授对于中国话剧史以及云南话剧史的研究等,都是难得的研究成果。

这些科研成果的一个特点是,它并非是教材的整理和集纳,而是对本学科一些学术课题深入的独创性的研究,不少专著是具有开拓性的,它集中体现了云南艺术学院不仅是一个在操作性层面上进行的教学单位,而且是一个具有一定的研究实力、一定的研究水准的研究实体,出现了一批学术带头人,一些学科已经具备了培养高级艺术人才的条件。

这套丛书是学院发展史上的一个十分重要的标志。

它标志着在办学思想上的一个质变,标志着在办学目标上的一次跃升,标志着云南艺术学院一个新的阶段的到来。

一个高等学府,对于学术研究的重视程度以及它对全校的学术研究的规划和实施的力度,是衡量它是否具有现代的办学意识,是否重视学科的根本建设,是否重视人才的标志。因此,我认为这套丛书的问世,是学校领导办学思想的一个带有根本性的转变。

所以说是在办学目标上的一个跃升,这是它意味着学院在办

好大学本科的基础上,把培养高级艺术人才的目标提到日程上来;意味着这是对于教师队伍、教学水平更加严格要求的开端和起步,对于人才的严格的挑选和竞争。自然,这就成为一次深刻的推动,把学院引向一个新的历史阶段。

我期待云南艺术学院出现更多更好的学术成果!

我祝愿云南艺术学院稳步而坚实地不断前进!

2001年6月11日晨于北京

必要的基石

云南艺术学院院长 ○吴卫民

作为教育工作者,我总在问自己也和朋友同事讨论一个问题:就一所大学而言,什么是最重要的?回答是各种各样的。美丽的校园,完备的条件,先进的设备,云集的人才,自由的学术空气,充沛的创造精神,骄人的教学质量,科学的行政管理,可靠的人才培养模式,正确的办学理念……凡此等等,不一而足。我觉得,这些无疑都是重要的,而且,单抽出其中任何一项来谈,都有遗漏之嫌。但滔滔雄辩过后,口干舌燥之余,又会觉得意犹未尽。因为这些道理在今天已经是常识,关键是要使这些常识变为办学中的常理,解决实际问题。我更愿意从实际而不是从概念或大道理去谈问题。

我认为,一所大学最重要的问题,是生存与发展问题。不同的生存与发展阶段,有不同的重要问题。必须从这一基本前提出发,来考虑办学。首先是生存,然后才是发展。这一类问题,在过去计划经济体制的统招、统考、统分背景下是用不着教育工作者考虑的。但随着中国改革开放大趋势的日渐发展,有偿受教育、终身教

育的概念日益深入人心,学校迎来了一个挑战与机遇并存的新时期。新的用人机制,成分多种的办学竞争局面,都构成了真正的教育工作者必须认真考虑生存与发展问题的外部因素。

那么,一所像我们这样的艺术院校靠什么生存?怎样发展?

应该以质量求生存,靠特色与优势发展。

质量从哪里来?关于一所大学办学质量的因素可能很多,譬如云集的大师鸿儒、悠久的学术传统、厚实的研究积累、自由的学术空气、可靠的课程体系、有效的管理机制、先进的仪器设备等等。除了后两项关系间接外,其他各项,几乎都能直接转化为学术成果或与学术成果直接相关。因此,一所大学的学术成果,几乎就成为了人们衡量该大学水准的一种重要尺度。因为不可能人人都有机会去深入课堂、会晤教师、考察校园、调查毕业生等等,从学术成果来判断大学水准,便有了某种便捷性,也具有一定客观性。甚至,该所大学从学科结构、课程设置、教学体系与人才培养模式等方面体现出来的特色、优势也能从该大学的学术成果上折射出来。不同大学的优势与特色可能各自不同,但人们用学术尺度去衡量它们的立足点却是不变的。当今世界上最著名的大学,不是那些技术培训型的院校或是传统的教学型院校,而都是些学术成果累累的研究型大学。现在最为生机勃勃的、处于上升发展阶段的大学,也都纷纷从传统的教学型大学向教学与研究混合型或研究型大学转变。这里透出的信息是:对于一所大学来说,学术水准是大学质量、大学生存力与发展后劲的根本条件与必要前提,因为它是大学办学各要素的综合实力的反映。

出版这套“云南艺术学院省级重点学科丛书”,展示云南艺术学院近年来办学过程中产生的学术成果,倒不仅仅是为了让别人看云南艺术学院的综合实力,更主要是想吸引既是艺术家又是教育者的老师们将目光更多的投注向学术领域,让他们的创造热情得以归拢,让他们的奇异思绪得以梳理,他们应该在舞台、画布、屏

幕、音乐厅、环境艺术以外也能够并善于表达自己,使他们多年孜孜以求获得并臻于成熟与完美的艺术修养广泽弟子,启发与培养一代又一代的艺术家而不是技术匠人。基于这样的想法,才有了这套丛书的策划与出版。我坚信,学术是云南艺术学院生存与发展的一块必要的基石。自然,基石应该还有许多块,对于已有42年历史的云南艺术学院来说,办学经验的积累不可谓不丰,创作出的作品不可谓不众,办学实力不可谓不强,云南艺术学院这种有目共睹的现状是一代又一代的云艺人努力的结果。但如果我们想要珍惜这种成就,并在此基础上提高质量、持续发展、再创辉煌,那么,发展与繁荣学术,便成为今天的云南艺术学院生存与发展的蓝图勾画中应确立的第一块基石。

我们希望云南艺术学院确立并巩固一种教学、研究、创作“三位一体”、良性循环的办学模式,这次对“云南艺术学院省级重点学科丛书”的资助出版,正是立足与对这一办学模式的确认与加强;我们强调学科建设与课程设置的三大要点——基点、特点与热点,是希望处理好大学教育与人类知识的过去、现在和未来、民族文化艺术的外国、中国和本地之间的关系。问题解决得好不好,关系处理得对不对,有待实践检验。但我希望,这套系列丛书,能为读者透出些云南艺术学院学科建设的立足点的信息。

是为序。

2001年6月27日于昆明

叩问真理 (序)

○蹇河沿

(一)

站在认识的边缘,世界只是我的表象,真理紧闭着它的神秘之门,人类的智慧之光无法洞穿,更无法逾门透射,让神秘的真理世界灿然若揭。记得米兰·昆德拉在获奖词中引用过犹太民族的一句谚语,“人类一思考,上帝就发笑。”犹太民族,这个最伟大的、最有智慧的民族,创造了这么一句人类最有智慧的格言,而这个最有智慧的格言,又恰恰是对人类智慧的一种最无可奈何的嘲笑。我真不知道是该为人类的智慧骄傲,还是该为人类的智慧悲哀。

简·爱曾经对罗切斯特说:站在上帝的面前,我们都是平等的。的确,在上帝面前,我们所有的人都是平等的,不管是社会赋予的权力和地位,还是自我与生俱来的情感与智慧。人类自诩的天才或自贬的愚鲁,并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巨大的差别和距离。人类的所有智慧相对于全能的上帝来说,又真的算得了什么呢?站在上帝面前,我们被迫剥去严肃和伪装,不得不以赤裸的、毫无遮蔽的始初状态惶恐伫立。这种赤裸裸和毫无遮蔽,无情地离析了我

们所有的自以为是,于是我们只能放下自己的骄傲和尊严,无争无辩,心平气和,开始平等地观照别人,也反观自己。并以自己的所得和所悟,与自己的同类进行平等的交流、娓娓地对话,而这种我们自以为智慧的对话,也许对于宽厚的上帝来说,最终也只是一些童言无忌罢了。

既然是童言无忌,那还有什么不能痛痛快快地畅所欲言呢?!

全能的上帝高擎他的权威之手,紧握真理的要义,人类有几个智者真能最终靠近他,叩动上帝的灵指,去寻问一次真理的终极答案?而又有谁又真的听见了真理那遥远而宏亮的回声?大千世界,林林总总,我深深感受到人真的是太平凡,太渺小,也太愚笨无知了。而那些执着不愿意放弃的人们,卧薪尝胆、历尽千辛,最终还是要排难去艰,涉险过阻,来到上帝面前,颤颤巍巍举起自己智慧的愚笨之手,叩问上帝的灵指、真理的大门。这固然有几分幽默,几分凄凉,几分无奈,不也有几分豪气,几分执着,几分悲壮吗?

每当想起这一切,我就仰慕先贤,想寻一个机会,也能跌跌撞撞挤到上帝的面前,举起我愚笨的手指,去叩问一次上帝,去叩问一次真理。如果上帝的手掌紧握不屑松动,真理的大门注定永远紧闭,那我想,至少也能听一听自己亲手叩响真理大门的“笃笃”之声。这声音对于一无所有的我来说,也许就是世界上最为美妙的音响,一笔最为宝贵的、唯一属于自己的、永远不会遗失的精神财富。如果再奢望一些,这固执的“笃笃”之声,也许还能吸引更多人的目光,引诱他们释放心中的惊奇,鼓舞自己的手指,在我双手最终无力下垂之时,倏然弹开,继续颤颤巍巍的固执叩问。并且,我相信,世界也会因这种层出不穷的叩问而变得生动,生命也会因此而变得喧哗。

是的,人类的思考也许真的永远不能到达真理的彼岸,人类的思考也许真的只是上帝闲暇时的笑料,然而如果因此而放弃了自己思考,我们人类又何处去寻找智慧的依存?何处去寻找自己此

在的意义？生命的价值从此虚脱，生存的理由轰然倒塌，不变的只有精神颓然无声的层层沙丘。

从先民们的原始思维萌动开始，我们人类就开始了认知世界，认知自我的悲壮历程。我们生活在对象世界的神秘中，更生存在自我思维世界的一次次重新梳理中。尽管我们的梳理在上帝看来是那么幼稚，那么零乱，那么错误百出，但它依然是一次次生命不可或缺鲜活灵动，就象婴儿第一次洞开的明目，是开启幻想和智慧的询问。

人类智慧所梳理的对象世界秩序，和我们那种永不停歇的思维梳理，象一双合拢的手掌，把我们高高托起，我们依托着它，在上帝巨大的背影之中，感受着自身的存在和价值，感受着生活的真实和迷惑，并以此为支撑继续了望，继续洞察我们面前的多彩的世界和精彩的人生。这样，思考不再是一种方法，一种手段，一个有限的过程。而是一种生存，一种实在，一种生命的理由，一种流淌于我们生命中的血液，浩浩荡荡，沿着历史长河奔流不息，与永远延续的人类生命同期到达。

不明白这一点就不能真正明白生命的含义，不明白生命的含义就失去了我们所有的人生。而失去每一个个体人生的人类，也就注定要失去他所有，失去今天、过去和将来，失去永远延续的历史。那样的世界遗下的只是凝固僵化的死寂，生命成为标本，时间失去归期，如此，我们又怎么能不屡屡勇敢奋起，让生命不息，叩问不止呢？

(二)

记得还未上学的时候，有一天，我望着家门不远处奔腾不息的

大江，突然升起一种恐惧，一种疑惑，我问母亲，这江水如此之浩瀚，日日奔流，哪一个地方会有如此之广阔，能盛下这么多无休无止的江水呢？母亲告诉我，有一个地方叫大海，无边无际，再多的江水，它也能盛下。母亲的回答却只是让我更加迷惑，我迫不及待地追问母亲，就算大海再大再广，也有一个边疆，而这江水，日日如此，终未有消停，如此大海总有装满的时候吧？作为小学语文教师的母亲似乎无力对付我的固执，便支开话语，不再作答。

母亲早已经忘却了我的诘问。而我幼小的胸膛不再空荡，由此便盛下了一个沉甸甸的疑问，终日似有所思，却又是百思不得其解，但我从此似乎寻着了一个目标，第一次感受到了什么叫做思考，第一次体味到什么叫做苦恼，也第一次领略到什么叫心灵的真实。

从那以后，我似乎感受到一种思考的魔力，总是寻隙而思，没有目的，却总难停歇。

后来，我终于上小学了，能够去学习人类把它叫着知识的、而我却认为没有真实用处的那些东西。有一次老师在课堂上教我们小数，那是一个极为可爱的老头，讲课十分生动形象。他说，在“0”后面打一个小数点，在小数点后，不管你增加多少数字，永远都小于“1”。比如：“0.99999999……”他在那一块已经斑驳的木质旧黑板上，写下这么一串数字和一串省略，然后对着我们，不明白含义地一笑：“永无穷尽，不管你再加多少个‘9’，此数仍然小于‘1’。”

坐在讲台下几乎快要睡觉的我，似乎真的被他的笑刺痛，那笑，太象一个嘲笑，幼小的自尊突然受挫，于是便打起精神，两眼凝聚，去对付他那挑战似的嘲笑。盯着黑板上的那一串数字，我凝神一想，不禁悚然，心中也不觉一紧，头脑里却禁不住又是一片茫然。

我真的很想不通，既然可以无穷无尽去加一个数，为什么却永远也达不到这个数的极限？从道理上来讲，每增加一个“9”自然就是让这个数大了那么一点，虽然这个增加本身越来越小，但总是在增加。既然在增加，那么，这个被加的数应该是在不断地、无穷无

尽地变大,有了这种无穷无尽的变大,为什么它还会永远小于“1”?难道永远不会有一个加满的时候?一边是无穷无尽的变大,一边是永远到不了一个限度,那么到底哪个才更真实?更合理?是无穷无尽的变大,但是永远无法到达的那个极限?

有了上次询问母亲的经验,我没有把自己的疑惑告诉那个可爱的老师,我幼小的自尊受不了他那似笑非笑的嘲笑,但这个百思不得其解的想法却从此挥之不去,一直折磨了我许多年,这种童年的固执,现在想来,也不免莞尔。

如今的我自然不会再去向童年无知的疑惑。但岁月继续流淌,生命中更多、更深刻、更恐惧的疑惑纷纷接踵而来,让我思不暇接,它让我心中充满苦恼,也让我思维日夜奔忙。有人说这叫沉重,也有人说这叫智慧,我的确不知哪一种说法更有道理,唯一能够肯定的是,我在如此生活,也只能如此生活。

童年的那个疑问,就象一种冥冥中的注定,规定了我一个漫长的人生,无法摆脱,也无法逃避。钉在思维的十字架上,从此的我常常是思无定处,想无目的。自己总喜欢那么去折腾自己,就象童年时候揣着一个幼稚的疑问,托着两腮,故做深沉。

圣人云:“学而不思为之罔,思而不学为之怠。”自省吾身,我当属于“思而不学为之怠。”那类被圣人在两千多年前就看穿了的人物。一生疏懒成性,勤于思,而疏于学;勤于想,而疏于看;勤于说,而疏于做;勤于头脑,而疏于四肢。所以总是思之甚多,得之甚杂,述之甚乱,著之甚贫。更要命的还有一个无法改变的恶习,那就是思之虽广,却总未得严谨精深,虑之甚多,却总无具体的学问目的。常常想未,惴惴不安,身为中国人,自然深得阿Q之精髓,便为自己寻了两句先贤的话,来对自己味口,告慰自己那颗惴惴不安的心灵。一句为:好读书,不求甚解。二句为:述而不作也。如此自己排解,终也可以大大方方,意气风发地大逞口才雄风,纵有艰险,也能煌煌灿言,掩人耳目,竟然也可以常常笑傲江湖。

凡事都是有两面的，哲学家把这称之为辩证法。如此一来，一方面我失去了许多厚重的学术成果，而在另一方面，我却获得了思维过程本身的畅达和自由。面对世间如此众多的大小学问，我少了许多学究似的苦行和羁绊，也免了许多为做学问却不问自心是否自由快乐的烦俗。吾之所思，便是吾之欲达，从不画地为牢，从不自寻烦琐，从不因为一种学术的功利，给飞腾的思想套上千缕绳绊——我认为那真是智者的一种“最智慧的愚昧”。所以自以为深得畅想之快乐，杂虑之快感，如此便把笛卡尔的名言“我思故我在”偷梁换柱，变力“我思故我乐”，由此自安其乐。

在我看来，思想是本，学问是末；思想是多姿多彩的，学问是单调灰色的；思想是透明的，学问是晦涩的；思想是通达的，学问是壅塞的；思想是纯净，学问是垃圾；思想若是存，学问就应是弃……由此，我总是这么固执地认为：可以没有学问，却不能没有思想。胡思乱想，其实包含了真正的自由智慧真谛。

我知道，作为一个长期从事理论研究的人来说，说出这等荒诞不经的话，真可谓是大逆不道，让同仁寒心。但我总是在想一个问题，思维是手段，还是一种目的？思想是一种“在”的方式，还是一种“在”的理由，思想是为了让我们生存，还是思想本身就应该是我们一种不可或缺的生存，如此种种，我总是与别人有不同的理解。既然人类的智慧对于全能的上帝来说只是一个笑谈，那我们自以为是的艰深学问是否最终也只是一种彻头彻尾的肤浅？我们自以为深奥的严肃认真，是否其本身就有一种十分滑稽可笑的黑色幽默？

真理的大门既然永远紧闭，那么叩问的方式，叩问的过程，叩问的本身就成了叩问的理由、叩问的所有、叩问的价值、叩问的终极。如果这样，那么至于叩问的结果，却真的可以弃之一旁，如遭破履。

虽然如此，我仍留下了一堆不严谨，不深刻的杂乱文章。禅宗

推崇不立文字，直指人心，但仍然留下了许多禅学经典。如此来看，倒不只是我一人口是心非了。这中间的确有许多无奈，是一个无法超越的理论悖论：如不著文字，又如何来表达这个不立文字的思想和要义，如果立了文字，又如何来符合这个不立文字的思想要义，也许借用老子的一句话理解这种做法更为合适：得意而忘言，得鱼而忘荃。

我的思考并无禅学的大义，却也总想东施效颦，照虎描猫。希望遗下一堆废文，留存一束思想。如此，请把我信手涂鸦的所谓理论文章先当成一堆学术垃圾，不必刻意，更不必认真。如果这些文章还有一点真正的意思，那真的是要依存于读者自身的。我希望读者能忘却我的逻辑，领悟我的心律；轻视我的结论，重视你的体悟；放下我的道理，寻回你的真心；忘记我的文章，留存你的询问。若能如此，我的文章也许就毫无能力祸害智慧的芸芸众生了。

絮语滔滔，江河滚滚。吁嗟乎！我想起陈子昂的名句：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泣下。好一个独怆然而泣下啊！

世界依然了寂，生命依然挺拔。活着是一种权力，也是一次机会。人生一世，如白驹过隙，瞬息而逝，懂得了思索，也就真正懂得了把握，懂得了把握，也就懂得了自我的最后依托。灵动的生命不息，人类的思索不止，流动的是表象，屹立的是本质，更替的是思想，永恒的是真理。

去叩问真理吧，我们因叩问而存在，我们因叩问而生存，我们因叩问而自己，我们因叩问而安然快乐……

让叩问真理的“笃笃”之声去鸣响生命的永恒之曲！

叩问真理！！

2001年7月21日深夜四时

于昆明西郊麻园9号